

耶柯布遜

來自尼布拉斯卡的保護天使



新文藝出版社

科学出版社

来自尼布拉斯卡的保护天使



科学出版社

來自尼布拉斯卡的保護天使

三幕六場諷刺劇

耶柯布遜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四·上海

戲劇·電影

來自尼布拉斯卡的保護天使

Шакалы «Ангел-Хранитель Из Небраски»

原著者 Аугуст Якобсон

翻譯者 侯 鳴 章

《本書根據蘇聯莫斯科國家藝術出版局一九五三年版譯出》

*

新文藝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廣平路八三號)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排印

晉益裝訂所裝訂

*

書號 (644) [IV III 19] 本書 73000 字

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4093 冊

定價 4,400 元

*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內 容 提 要

這個劇本是作者繼『豺狼』後的另一個諷刺喜劇，也可以說是『豺狼』的姊妹篇。

全劇以歐洲的一個小國家為背景，深刻地揭露了美帝國主義者的真面目，同時也無情地描繪了那些馬歇爾化國家中的傀儡的醜態。

但是和平的力量是不可侮辱的。劇中美國專員季多爾·那當之流終於在覺醒了的人民面前，遭到了可恥的失敗。

登場人物：

賽繆爾·蘇尼——社會民主黨報紙的老闆兼總編輯。

安琪寶格——他的太太。

安格爾·安格爾遜——安琪寶格的弟弟，賽繆爾·蘇尼報紙的編輯。

顧那爾·哈桑——市長，工廠老闆，地方黨的頭子。

阿絲脫麗特——他的太太，安琪寶格的同學。

季多爾·那當·杜魯門——奧馬哈城來的超人。

史密斯上校——林肯城來的超人。

卡特琳——蘇尼家的女工人。

貝華爾遜小姐——總編輯的祕書。

克努特·彭其——花匠。

奧拉——他的姪子。

麥金斯——賽繆爾·蘇尼報紙的國際新聞版主編。

龐克——賽繆爾·蘇尼報紙的地方新聞版主編。

市議員白朗特。

白朗特太太。

市議員梅萊爾。

梅萊爾太太。

市議員楊遜。

楊遜太太。

米爾老闆。

公證人卡爾林格。

米爾工廠內的職員。編輯部的工作人員。

點：

一個馬歇爾化的小國家內。

時

間：

現代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『我的家就是您的堡壘，先生。』

報紙發行人賽繆爾·蘇尼家裏的客廳。左邊有兩扇門：一門通蘇尼先生的辦公室，另一門通穿堂，穿堂裏有樓梯，通樓上房間；兩門之間有一個大的合適的壁爐架。右邊是通往陽台的玻璃門。後牆有兩扇磨沙玻璃的拉門，通餐廳和其他的房間。靠近門的牆上掛着蘇尼先生和蘇尼太太的照像。街上傳來走路人的腳步聲，不時有汽車喇叭聲。

安琪寶格

（高大，肥胖，四十歲的女人。光滑的頭髮梳成小女孩子的式樣，行動裝得很活潑，

用意在強調她的年輕。她四處張羅，不時跑到丈夫的辦公室去向窗外張望，說話神經質地）喔，我的天啊！我們還來得及嗎？……

阿絲脫麗特

（身材勻稱，修飾齊整，穿得很時髦，比安琪寶格年輕幾歲，隨隨便便地躺在安樂椅上，嘴裏啣着香煙，說話不慌不忙地，有些高傲）不用着急，親愛的！當然來得

及……

安琪寶格（還是神經質地）賽繆爾去等船已經兩個多鐘頭了！可是他一點消息也沒

有！

阿絲脫麗特 你放心，放心！（微笑）你聽到沒有，我們那天晚上歡迎史密斯上校是

怎麼結束的？

安琪寶格 不知道，沒有聽到。怎麼結束的？

阿絲脫麗特 現在我記不起來，我丈夫和漢尼格斯少校爲了什麼爭辯起來。忽然上

校說：『打個賭吧！』條件也說好了，誰輸了就在桌子底下爬着走。你知

道——要沿着桌子爬一圈，不許穿過去！（哈哈大笑）你沒有想到是漢尼格

斯少校賭輸了！

安琪寶格 他輸了？真的？那……那……在桌子底下爬嗎？

阿絲脫麗特 對了！他就在桌子底下爬了。可是白朗特太太忽然叫起來了！（幸災

樂禍地）後來漢尼格斯少校還一本正經地解釋，他完全不是存心想掐她的，

可是……可是……

安琪寶格 可是……可是……（低聲）你說的是真的嗎？

阿絲脫麗特 真的，你想……都像瘋子一樣！

安琪寶格 我的天啊！顧那爾怎麼辦呢？

阿絲脫麗特 顧那爾？大家都拍起手來。他也拍手……

安琪寶格 （還是忙個不停）真的？拍手？這麼說，那我們的賽繆爾也……（踮着足尖站起，用手指在壁爐架上一摸，尖聲地喊叫）卡特琳！

〔門口立刻出現了卡特琳。〕

卡特琳 （年青，小個子，眼裏帶着微笑，穿着白圍裙，帶着白帽子）是，太太？

安琪寶格 是，太太，是，太太！……你這個懶女人！連灰塵都懶得抹一下！（把髒手

伸給她看）

卡特琳 太太，您早上自己派我到廚房裏去的。

安琪寶格 我知道！難道到現在那裏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嗎？

卡特琳 完全準備好了，太太。

安琪寶格 好，好！還有花匠把花和月桂樹都送來了嗎？

卡特琳 是的，太太，彭其老伯伯都帶來了。

安琪寶格 好，謝天謝地！讓他在這兒把花佈置起來，我和哈桑夫人到花園裏去散步。

卡特琳 好，太太。（下）

阿絲脫麗特 我的親愛的！勸你不用擔心了！已經這麼大年紀了，還像小孩子一樣地着急！我請過多少次客了，我還沒有發過這樣的神經病。

安琪寶格 嘿……你還用說什麼呢。（向鏡子看了一眼）你是市長夫人和大老闆娘！我們走吧！

〔兩人經過陽台下場。卡特琳帶着花匠彭其和奧拉上。〕

卡特琳 （愉快地，帶些諷刺）好吧，佈置專家們，小心一點做事，把這兒佈置得美麗些。

彭其 （健壯，寬肩，灰白頭髮，嘴裏啣着熄了的煙斗，向四面看了一下）你說要佈置得美麗些？那好吧，我們還有些東西。我去拿來。（下）

奧拉 （瘦長的三十歲的年青人，穿着捲起袖子的藍色工作服，冷笑）怎麼，怎麼，女孩子！

咱們匆匆忙忙，跑來跑去，是在等候貴賓嗎？

卡特琳（友愛地）喔，不用說了，奧拉……我的朋友！（對奧拉上下看了一遍，同情地）還沒有找到工作吧？

奧拉 沒有。好像一輩子也找不到了。我們本國的割草機和普通的播種機再也沒有人要了——所有的倉庫都被美國機器塞滿了。

卡特琳 我聽說造飛機場需要工人，你想不到那兒去嗎？

奧拉 不去。那還不如在我大伯的地裏幫幫忙，有點麵包吃就行了。

〔彭其運來了許多盆花，佈置在窗沿上和踏步上。〕

彭其（對卡特琳）怎麼樣，孩子，還行嗎？

卡特琳 美極了，克努特老伯。不過要有人懂得欣賞纔好啊。

彭其 不錯，不錯。對於美麗許多人都喜歡說，但是很少人懂得欣賞。（對他姪子）好吧，失業工人奧拉，走吧。再見，孩子。

奧拉（乾脆地）怎麼『再見』！要說 Okey, goodbye……let's go, miss! 這纔是現代歐洲人應該說的話。

「大家笑起來了。彭其和奧拉自左下，卡特琳走入餐廳。安格爾·安格爾遜帶着搖擺的腳步自左上。他三十五歲，高個子，消瘦，有些駝背，酒喝得眼皮都腫了；他四面觀望，傾聽，輕輕地走向餐廳門口，慢慢地拉開兩扇門。露出了佈置得很富麗堂皇的餐桌。安格爾偷偷地走近去。阿絲脫麗特和安琪寶格經過陽台回來了。」

安琪寶格（責備地）安格爾！我的兄弟！

安格爾（已經倒了一杯酒，震動了一下，回頭看）啊，我的神聖的修女們，你們在等待從大西洋那面來的你們未來的耶穌救主……（鞠躬）

安琪寶格 安格爾，你又來了……

安格爾 請你原諒，我是很俗氣的。（對阿絲脫麗特）我的敬愛的市長夫人。（對安琪寶格）大姊，可以喝一小杯嗎？

安琪寶格 喝吧，喝吧！不過請你不要喝多了！（對阿絲脫麗特）忘記告訴你了，我雇了出差汽車在碼頭上值班。祇要杜魯門先生一下了船，司機馬上就給我報信。

阿絲脫麗特 真的嗎？你真是個古怪女人！

安琪寶格 不這樣不行啊！不行！

〔安琪爾乘機一連喝了幾杯。街上傳來了汽車喇叭聲。〕

我的天啊！出差汽車來了！是值班的汽車！（奔向辦公室）

聽到安琪寶格的聲音：『怎麼樣，怎麼樣啦？』街上的聲音：『離開旅館啦，太太！』

安琪寶格 （奔入客廳）卡特琳！

卡特琳 （出現在餐廳門口）什麼事，太太？

〔幾部汽車的響聲越來越近了。〕

安琪寶格 好小姐！難道你還沒有聽見？馬上跑去開門！

卡特琳 是，太太。（自左下）

安琪爾 （急忙把乾淨杯子換去髒杯子，滿酒瓶替上空瓶）好吧，我什麼都整理好了。耶穌

救主可以出場了！

安琪寶格 （低聲）不知道……他們那兒是怎麼樣的！在客廳裏等他們呢，還是到門

口去接他們？

阿絲脫麗特 啊，我想禮貌總是到處一樣的。我自己總是要到門口去接待我的客人的。

安琪寶格 是嗎？你這樣想嗎？（自左下）

〔報紙發行人賽繆爾·蘇尼，安琪寶格，美國人季多爾·那當·杜魯門，市議員白朗特，白朗特太太，市議員楊遜，楊遜太太，市議員梅萊爾和梅萊爾太太同上。〕

安琪寶格 （女主人的交際口吻）請，請，可惜市長先生不能來了！

蘇尼 （矮個子，大肚子，灰白色的尖鬍子，一面點頭，一面嘆氣）是的，真是非常抱歉！而且

我們親愛的史密斯上校，和滑稽朋友漢尼格斯都不能來了，這簡直是悲劇！

安琪寶格 （對蘇尼）賽姆，請你當個翻譯！（鄭重其事地）很可惜，市長本人不能來了。但是讓我給您介紹他的親愛的太太。（指着阿絲脫麗特）

季多爾·那當 （中等身材，一對貪婪的，瞇着的眼睛，看起來帶着醉意，點頭）啊，市長夫人，I am very glad.（和阿絲脫麗特握手）我真高興，高興極了！

安琪寶格 我的天啊，您會講我們的話！

季多爾·那當 是的，我會講。那時候我的祖先渡過了大魯日河，我們的一族就住在這兒，就在這個國家內。可能是那時候因為我們美國人還沒有發現美國。

（全身轉向客人們）這句話很俏皮的，是不是，啊！因為我們美國人還沒有發

現美國……囉——囉——囉——

蘇尼（恭敬地把嘴巴張得圓圓地）啊哈！囉——囉——囉——

阿絲脫麗特（文雅地）喔——喔——

客人們（友誼地）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嘻嘻——嘻嘻——囉——囉——

蘇尼 這樣，您可以說是到自己的祖國來作客啦！

季多爾·那當 作客？O. no！到異鄉去纔是作客，而我們美國人現在是四海爲家。

（又轉身對客人們）說得對嗎？啊？我們是四海爲家！（對阿絲脫麗特）近來好

嗎，夫人？

阿絲脫麗特 謝謝您，很好。

〔其他客人也向她問好。〕

安琪寶格（依然交際態度，指着安格爾）讓我介紹我的弟弟，安格爾·安格爾遜先生，

我先生報館裏的編輯。像我們偉大的上校，史密斯先生一樣，也是個愛開玩笑的快活人。

季多爾·那當 O. yes. 愛迪·史密斯是個漂亮小伙子。道地的美國人。百萬富翁海

爾·史密斯的姪孫。我過去的上司和朋友。這個人可憐啊，就是吃了關節炎和痔瘡的苦。（向安格爾伸出手去）您好，安格爾先生！（把自己名字故意說得大聲些）杜魯魯門！

安格爾（也是故意大聲地）我很高興。我是邱吉爾。Yes, I am Winston Churchill.
不過小聲一點！我是改了姓名來視察的！

安琪寶格 安格爾！

蘇尼（擦着手）嘻嘻……我的內弟是個大滑稽家！我的內弟真會開玩笑！
季多爾·那當 安格爾先生不相信我的姓是杜魯門嗎？不錯，我是姓杜魯門。根據家譜來推算，和我們有名的哈利，而且還是遠親呢。

安格爾 真的嗎？可是我真不好意思說，我們親愛的鄉紳先生是……好吧，我不說您自己也明白。（喉裏發出搭搭的響聲）拿我來說，我有過這麼一回事，就是我醉眼朦朧地，以為我自己就是你們的民族英雄福萊斯脫先生。祇是有一點不同——我想不從上往下跳，而相反地，想從下往上跳，在第二層樓上，在我自己的公寓裏。